

法國小孩的審美意識

小 雪



法國小孩過生日是這樣的，父母把被邀請的小孩送到過生日的小朋友家，說好來接的時間，然後父母便可以去過二人世界了。

下午五點半，先生和我準時出現在生日的女兒幼稚園同學Naomi的家門口，接女兒回家。Naomi的父親打開門，女兒飛跑到門口，花着臉，手裏抓着一串珠鏈的東西，後面還有兩三個小朋友東倒西歪的拉拽着也跟着跑了出來。

女兒大口喘着氣，滿臉通紅，和後面的小朋友在一起一邊笑一邊用法語說着什麼。我這才注意到女兒神采奕奕的臉上是精心畫上去的油彩畫，一邊是一顆粉色的桃心，還有一支箭穿過，旁邊還有幾筆模仿箭飛過時風的樣子；另外一邊是一朵有六片花瓣的花，黃色的花蕊，每一片花瓣的顏色都是不一樣的，紅的藍的綠的紫的……身後的每個小女生紅彤彤的臉上都一樣畫得五顏六色，脖子上都戴着玩具項鏈，頭髮上也都亂七八糟別着各式各樣的夾子。過生日的Naomi穿了一條動畫電影《魔雪奇緣》（Frozen，又譯《冰雪奇緣》）裏面Elsa的藍色紗裙，戴了Elsa的全套首飾：皇冠、手鏈、項鍊、戒指、耳環，一樣不落。

飲食風雅頌



無疑，飲食是一件極其風雅的事情。單純從美食的烹飪來看，講求色香味俱全，顏色好看且具有多樣性，這不僅僅是美感的要求，也暗含着營養的需要。因為顏色多樣，就代表着營養的元素全面。

古人造了個詞，叫「秀色可餐」。那麼，既可餐，又是「秀色」的，就惟有美食了。飲食與美感，是人類每天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縱觀這個世界上衆多事物，只有飲食是把人的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融合在了一起。

小時候，家庭條件拮据，吃不起肉，煎製食品已是奢侈。猶記得那時候，母親喜歡煎茄夾，母親煎茄夾尤為講求火候，要求用菜籽油，把茄夾兩面都煎成赤黃色，絲毫不能焦糊，母親說，哪怕是多放些油，也不能把茄夾煎得不好看。母親是個完美主義者，如果說，美食也分為風雅頌，母親的境界已臻於「風」的境界。

也有雅的。在陶穀的《清異錄》裏記載了一個名叫梵正的尼姑，雖為出家人，但燒得一手好菜。梵正燒菜，除了注重味道，而且對型尤為考究，她總能根據桌邊食客的不同，烹飪不同的美味佳餚，且菜菜皆景，一桌菜就是一幅立

Naomi的母親走出來，拉着Naomi的手跟我打招呼。我笑着說：「看這群愛美的小女孩們！」如果用中文，我一定會說「臭美」這個詞，只是英語和法語我一時沒找到合適的詞。Naomi母親跟我隨口說起Naomi的「穿衣」故事。

Naomi今天剛五歲，從上幼稚園的第一天開始，她便開始自己選擇要買的衣服和上幼稚園要穿的衣服。只需要在每個學期開始的時候告訴她周幾是體育課，她便知道那兩天穿上運動鞋並且不穿裙子。她也自己決定要不要把長髮剪短，或者今天梳馬尾還是紮兩條小辮。最開始確實鬧了不少笑話，穿多了穿少了，冷了熱了，甚至裙子褲子重疊穿了三四層也是有的。Naomi的母親說她並不去指責或者教導，而是耐心等待她自己最終去發現和認知何為美。慢慢的，Naomi對於搭配選衣便駕輕就熟了。

我很驚訝一個五歲小女孩能有如此獨立且健全的審美意識，Naomi母親告訴我：「其實傳統的法國家庭都很注意培養小孩『愛美』的品質，無論男孩女孩，他們都應該從小有一套自己的審美觀。美的或者不美的，並不是絕對，但是在審美上的主見是一定要有的。」

我彷彿也上了一課：愛美，是一門人生必修課，不要一不小心澆滅了小孩的熱情。我們陪伴小孩成長的同時，小孩們也在獨立地成長。

李丹崖

體的山水，儼然微縮景觀。比如她能把王維的《輞川圖》搬上餐桌，把菜餚做成「群山、樹林、樓閣、水樹、舟楫、流雲」等意象，豐滿大氣，尤為雅觀。其實，以上兩種境界，也只能說是把菜做到好看，中國審美講求意境，更注重人文關懷，甚至有許多地方，把「悲天憫人」的情懷也加進去。翻開整部宋朝歷史，許多人都認為宋太祖趙匡胤是個粗人，這個人馬上打天下，很多人把他看成武夫，但是，有一件事卻令人刮目相看。

據說，有一天夜裏，趙匡胤批閱奏摺，實在餓了，心心念念想吃一碗羊肝，卻不好意思對御廚說，身邊的侍從看皇帝工作到深夜，有些分神，覺得肯定有事，就請示趙匡胤：「是不是有什麼事要吩咐，要不要御膳房安排用膳？」趙匡胤支支吾吾說：「其實，我想吃一份羊肝，但是，我不允許你們做，因為，只要我一張口，從今以後，每天都將要有一隻羊要喪命我口，實在是於心不忍。」

這道羊肝儘管沒有上桌，卻流傳千年，留在世人的讚譽裏。道家講究「無為而無不為」，趙匡胤的這道羊肝儘管沒有做出來，卻絲毫不影響其境界之高遠，這應該就是飲食中的最高境界——「頌」了。

飲食風雅頌，滋味在心中。

周作人供養過母親寡嫂嗎？

魯 人



近日，讀到一篇有關周作人的文章，作者認為一九四四年魯迅原配夫人朱安欲出售保存在北京的魯迅藏書一事，周作人被指為幕後指使，「是臆測、冤枉、栽贓，既沒有證據，也不合乎情理。」並認為「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朱安的生活由周作人勉力維持，他是寡嫂的主要供養人。」

如今，總有些人喜歡替周作人委屈，可能是愛他文字深刻散淡，便也願相信他做人亦優雅淡泊。

周氏兄弟失和以後，魯迅的母親魯瑞及原配朱安的生活費一直由魯迅供給是不爭的事實。魯迅去世後，則由許廣平提供。後因魯迅去世失去經濟來源，又獨自撫養一個多病的兒子，許廣平實在難以承受，才在一九三八年給周作人去信希望他能幫自己分擔一下。許廣平真的很無奈，不少人都以為魯迅去世後，她靠出版《魯迅全集》賺了許多錢。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許廣平在萬般無奈之下給周作人的去信中解釋過，《魯迅全集》出版「全由紀念金款借取，自以為將來全集出後，可陸續籌還。現全集出來所得之款，全部還去，仍欠二千餘元。」因此，她才「中夜彷徨無計，故特具陳經過，乞先生憐而計之，按月與太師母等設法，幸甚！」但從同月十七日，魯瑞給許廣平的信上看，請求並未打動周作人：「八道灣老二亦深悉此中困難情形，已說明嗣後平寓在予一部分日常用費由伊自願負擔管理。惟老大名下平滬共計三人休戚相關終須一體。賢媳高明當不使予稍有顧慮也。」從魯瑞的語氣看，周作人沒跟母親提許廣平的信，卻說自願，這已不厚道；又說平滬三人一體無非是指朱安及許廣平母子，這已不單單是不厚道了。「賢媳高明」一句，表明了解周作人品性的魯瑞必定已猜到其中的難委，卻也無奈，只能請許廣平不要為難她。即使在周作人「自願」承擔母親生活費的情況下，十一月的錢仍是許廣平寄的，魯瑞在十一月八日的信中告知：「老二自一月起管我一部分用費，擔任若干尚未說明。」而且十二月還去信希望許廣平「匯寄若干」。一九三九年七月四日信中說：「這半年來，老二月費均按月送來五十元。」老太太知道周作人賞她多少錢，她就只能拿多少，跟他提困難毫無用處，因此，只能每次信中不停向許廣平說北京生活的不

易。此時因南北通郵受阻，許廣平只得請住北京的魯迅學生李霽野代為支付，魯瑞有時甚至未與許廣平商量，便借支或多取一些生活費。周作人的冷漠及北京方面雖理解她的艱難，又不停希望增加匯款的家信，終至引起許廣平的不滿，在信中說了「賣身也無補」的氣話，鬧得婆媳倆頗不愉快。

一九六三年六月，許廣平在《北京晚報》發表文章，其中指責周作人為售書風波的主謀。這惹得周作人很惱火。於是，給《北京晚報》去信表達不滿情緒，信中說：「七日貴報登有許廣平女士的一篇文章，中間說及出售魯迅藏書的往事，辭連鄙人，彷彿說是我的主意，事實有她當年的一封信為憑，完全不是這樣的。今照抄一份送上，請賜一閱。據信中所說，自民國卅一年春即不能匯款，以後先母先嫂的用度即由我供給，此為分所當然，說不上什麼『鼎力維持』，但是『俾將來繼續清償』，結果卻是一番胡來的誣蔑，實真是最可感荷的了。不敢希望玷污一點貴紙的篇幅，只是請你花費些許貴重的工夫，請把那書信通看一遍罷了。」

全信末對自己是否為售書主謀給出明確答案，只讓人們去許廣平的信中自己理會，卻着重強調「先母先嫂的用度」一事，實在是近於詭辯。許廣平的信中寫道：「日前上海報載，有北平家屬擬出售藏書之說，不知是否屬實？」其實，許廣平看似請周作人幫忙，實際以她當時對周作人的了解，已經懷疑此事為周作人所為，但畢竟只是懷疑，只好先以如此方式委婉地提醒他自己已知此事，讓他停止售書行動。至於一些恭維之語，也不過權宜之計。以當時的聯絡手段，她在千餘公里之外的上海，是完全無法及時了解和控制北京的情形，鬧僵了，周作人硬是將書出售，損失將無法彌補。

而信中那句：「據信中所說，自民國卅一年春即不能匯款，以後先母先嫂的用度即由我供給」，其中的「以後」更是混淆視聽。其實，是僅至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許廣平為售書一事給周作人寫信的前後，算起來不過兩年有餘。而所謂「先母先嫂的用度」，更不過是周作人每月給母親的零用錢十五元，一九四三年，魯瑞去世前囑咐此錢「留給終身服侍她自己的兒媳」，以後，十五元變成日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聯準票」一百五十元。這筆錢給到何時不得而知，但從如今可見到的朱安給許廣平的信，風波之後，信中提

遊印度琥珀宮



當晨光耀臨琥珀宮，藍天裏白雲如一卷卷純白如透羊毛靜浮晶瑩藍湖上。太陽從雲間露出金臉龐，泛起如笑光輝，撫照着在寒氣中等待進宮的來客。朝陽溫煦輝照中，峰上宮闕琥珀色淡淡光靄，像古宮長夜夢醒後容光，沐浴金輝的飛鳥在山宮上空無拘無束高翔。

宏麗宮殿順山形連成奇偉，雄踞峰頂，傲俯大地，山與宮殿諧合一體，城角折轉分明，壯麗恢弘；高大厚實如波起伏的城牆，順山勢起伏迤邐延至山腳，衛護着古印度王公上山象道。

大象邁着閒悠悠的步子，載我緩緩登向高踞山巔的古宮，距山下漸遠，騷生恍若飛升天宮之感，體味到當年王公乘象上山恍若飛升時的如神飄遙。朝陽中，純白、奶白、淺黃、玫瑰紅四色宮殿石材彩光，交織成柔和煦麗之幻光，華宮玉闕恍若散放迷人幻力之琥珀建造，宮名由此得來。宮宇殿閣散映的瑰麗若夢光華，如晨陽裏雲端上印度教諸神的天宮逸散着撲朔迷離之神靄……

琥珀宮，又稱阿姆貝爾宮，高矗齋浦爾郊區山上，為印度拉賈斯坦土邦王避暑行宮，始建於十六世紀，歷代拉賈斯坦土邦王不斷擴建，印度人視這座奇宮為世界第八大奇跡。



▲遊人在琥珀宮內庭院遊覽

作者供圖

到過朋友贈款，卻再未提起過周作人給錢之事。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許廣平委託友人唐致京處理完售書一事回滬後，許廣平即匯寄「儲幣五千元合聯票九百元」。以後即恢復匯款，先是幾千，後是上萬，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匯四十萬，並請人轉五十萬，三月一百萬，四月二百萬，六月又匯朋友一百萬用作朱安的喪葬。對此，朱安是深為感動的，她在去世前一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您對我的關照使我終身難忘，您一個人擔負兩方面的費用，又值現在生活高漲的時候，是很為難的。」

魯迅去世後，許廣平如果對朱安完全撒手不管，在道義上也無可苛責。從身份上說許廣平對朱安沒有任何義務，倒是周作人作為小叔子更有責任。何況，當初文化界聯名寫信請他南下，他不願離開北京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老母寡嫂」需要照顧。人情他賣了，事情卻要他並不承認身份的許廣平做，於情於理都說不通。

售書風波是否為周作人指使怕也是中國文壇的一個謎了。不過卻有他知道並參與了此事的證據。受託處理此事的唐致在日後的回憶文章中描述過一個細節，說他在書單上看到有的書名被打上了三角，問為何意？朱安答：「老二（指周作人）說這些書他要，等舊書店估定價格，他照價付錢。」周作人這趁人之危的作法，讓唐致既震驚又氣憤。其實，周作人指使售書是很合乎情理的，這樣他即可以不再管朱安的生活費，又毋須承受道義的譴責，順便還能收集些想要的書。朱安生命的最後幾年，生活異常窮苦，而由周作人供給用度的那兩年，其實正是他漢奸做得得意，月薪二千之時。就連當時《海報》的記者也感嘆：「豈以豈明老人今日之地位，竟不能庇一『寡嫂』而必欲出售魯迅翁遺孀始足為生耶？此則未免令人百思而不解者矣！」當時，哪怕周作人只給「先嫂」可勉強度日的「用度」，又何來售書風波。

其實，「先母先嫂的用度」由周作人供給而不應該抱怨的最重要原因，是八道灣的房子從當初購買下來就註明是兄弟三人和母親共有的財產。即使魯迅去世後，周作人將戶主改在自己名下，其中也明確地寫道：「老太太生養死葬之費亦在其中」。並且母親和魯迅被迫搬出八道灣後，他還一直將房屋出租。由此可見，周作人何嘗「供給」過，但他又能讓一些人覺得他在此事上受了許廣平許多委屈，手段實在老辣。

陳小卡

裏避暑。宮內錯綜複雜又狹長的迷宮般通道秘聯曲院密室，行走道中不知通向何方，每穿過一條狹長通道，會忽現一片幽美天地，條條曲徑通幽的宮道串連着邦王的後宮。據說邦王有十二位妃子，後宮地面一層分隔成十二個單元，各住一位元王妃，有十二道獨立樓梯通往各妃子的房間，王妃的居室之間立牆分隔，不能互通。白天邦王在高處觀看在庭院中央廣場玩耍的妃子們，其他妃子沒法知道邦王喜歡誰，因而常為這事相互猜疑吃醋而在宮院內亭子中爭吵，上演宮鬥戲，而邦王則在二樓陽台觀看為樂。

每入夜，宮廷火樹銀花，幻若神仙仙殿，王妃妃子在此作長夜飲，舞幻歌迷、酒醉眠花、樂伴入夢，恍惚間不知身在天上抑人間。

逍遙山宮中的邦王，是曾佔印度近半江山的一批土邦王中的一位，得到印度莫卧兒王朝分封，盡享一方之奢華。當英國人入主印度，王公大多臣服，依舊過其夢花繡紛般極盡奢靡的王公生活，曾燦照世界之印度古文明制度一部分的土邦制度竟成英印殖民帝國制度一部分。耀映古印度文明沉醉夢光的琥珀宮，內陳散映西方工業文明光彩的英式器具，讓邦王生活更愜意。直到印度獨立，土邦制度在新政權逼迫下即至大限，土邦王公湮沒於歷史，當日琥珀宮中王妃妃子不知最終所去，只有象徵印度古文明不滅的琥珀宮仍在。



作者供圖

所謂「好為人師」

游宇明



在咱身處的這個地方，「好為人師」絕對不是一句表揚的話，它主要包括兩種意思：一是某個人取得一點成績，喜歡向他人炫耀個人的成功經驗，以老師自居；二是別人在知識、技能等等方面企求幫助，沒有求到他的門下，他卻主動解答。中國人喜歡謙虛、低調，「好為人師」則給人張揚、高調的感覺。

對「好為人師」，我的看法略有不同。

一個人取得了成績，但不願將自己的經驗與人分享，這未必是優點。相反，某個人有了成績，如果他不是為了炫耀和滿足個人的虛榮心，而是真心將自己的體會告訴別人，不怕別人效法，更不怕別人超過自己，大家跟着他便有所得益。至於談到別人企求幫助，主動解答，更是一種美德了，在知識、技能等方面企求幫助的人都是希望有人無私地給予答案的，現在有人這麼做，說明主動為「師」者內心有別人啊！

想起高中一段經歷，那時，我的同桌是學生會主席，為人很熱情，這位哥們其他功課不是特別好，但數學很出色，而我恰恰在數學方面是個弱項。我每次在數學方面有了疑悶，他都會主動告訴我。一年過去，我的數學成績突飛猛進，最後考上了當時極其難考的一所知

與冷漠無情相比，好為人師反而是一種為人的境界。